

山水
之乐

洪江春暖季 古城秀色里

■刘福田

绵绵的酥雨，纯纯的艳阳，暖暖的熏风，春色润绿了两岸的坡，坡底的江，江边的滩。此刻的洪江古城，三分画意七分诗意。在古商城街上，择一处临街的茶楼，焚香品茗，坐于窗下，看雨巷里，石拱桥上，一柄油纸伞下，多少古旧古香的故事，生机盎然里韵味萦怀。

冲出云贵高原的清水江、舞阳河，会同苗岭奔来的渠水、巫水后，交织成一道滚滚洪流，倾泻而下形成一条壮观的洪江。洪江是当地人给路过此地的沅江，取的一个象形的别名。洪流汇合处矗立着一座城，一座矗立千年的古商城——洪江城。

灰白的墙壁顶着深青的瓦片，高高低低又低低高高地站立着。像一群落第秀才，拥挤在江边等着回家的船；又像一群赶考秀才，伫立在江边等着出门的舟。那是明、清建筑大师们的奇思妙想，他们用窗子屋高高的墙壁，沿着山坡层层叠加，营造出一座高低有致、层次分明的洪江城，停泊在沅江畔，永远等着出门或回家的样子。

高墙林立，如悬崖峭壁，难以逾越。墙头上戴着的八字顶、四方顶、天井顶，往复勾连，错综复杂。沿着街道钻进钻出，处处墙连壁接，严阵以待，绝不允许有人越雷池半步。偶在高不可攀的墙中央开一两个小口子，看起来如同枪眼炮口，更让人觉得如临大敌。穿行在高体大、比肩接踵、密不透风的窗子屋之间，我感到气氛有点异常，形势有点紧张。洪江古商城堪称窗子屋博物馆，其存量之多，规模之大，世间罕见。穿行在如此森严的窗子

屋之间，有点压迫感是很正常的。

虽见不到洪江以往的人物，但大量的窗子屋还是把洪江古商城的密码泄露了。这是一座蓄满财富而又有点缺乏安全感的商城，一座让人容易发财而又让人惴惴不安的商城。洪江商道的千难万险，洪江商人的纠结心态，由此可见。

不知哪位前辈脑洞大开，发明了窗子屋。铜墙铁壁的窗子屋，外墙，条石方砖砌筑，高大厚实，堪比碉堡坚固；内饰，楠木香樟结构，雕梁画栋，俨如皇家气派。第一栋窗子屋一落成，就成了洪江城里最流行的建筑样式，受到各行各业的追捧。

临街一面，窗子屋选个最佳位置，敞开大门。这是地表上唯一一进窗子屋的口子，或用来开店，或当做通道。人气、财气、商气、官气以及各式各样的市井气，从大门源源不断涌进窗子屋，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。

青石条砌筑的门框，牢不可破，如遇闹事之人，大门一堵，就算有千军万马，也休想冲进窗子屋里。门额的牌匾，门侧的对联，准确而清楚地透露出屋内的信息，四方宾朋客商根据这些信息，很容易找到他们的落脚点。一脚迈进去，我发现里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亮光从造型夸张的四方天井上落下来，照亮了重重进进、来回盘绕，犹如迷宫的院落，也照亮了里面精雕细刻的家具，描龙画凤的门窗，价值连城的古玩。窗子屋里要么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商场，要么是一座威风凛凛的官场。

时光还是不肯给洪江城留一点情面，当我看窗子屋水迹斑斑、灰皮剥落的外墙，颜色暗淡、风韵尚存的内饰，所有的奢华、欢笑、愁苦、郁闷，皆随风飘散，徒留一缕想象在历经几度沧桑仍痴心不改的青石板上徘徊，令人好生惆怅。

从明末时期的江西会馆进去，从清康熙年间的贵州会馆出来；再进清嘉庆年间的衡州会馆。穿越洪江城里上下数百年，名气响当当的十大会馆，是每位来洪江古商城游览的人，必做的一件事。如今的会馆，虽然楼在人空，但那些远去的身影仿佛犹在。他们口吐相同的乡音，讲述相同的乡事，倾诉相同的乡情，在异地他乡相会，自然显得格外亲切。会馆，不仅是老乡亲们商谈生意的场所，更是老乡亲们寄托灵魂的地方。因此，修建会馆时，老乡亲们出手格外慷慨，会馆修建时一点也不差钱，座座修得气派万千。

说到洪江城离不开绕在城脚的沅江，洪江城恰到好处占领了沅江上游几条江河交汇的最佳位置。毋庸置疑，沅江对洪江城的兴盛功不可没；不过，洪江城亦给沅江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故事，使沅江流成一条灿烂的河流，两者相携相融，谁也离不开谁。

依依告别了洪江古城，总有回味无穷、意犹未尽之感。是回味窗子屋的固舍，或是意犹旧时光留下的商贾？是追忆逝去的会馆，还是守候春色的降临？一时间，思绪纷纷，混沌初开，咀嚼这原汁原味的秀美……

本土
作家

春日宴

■霁月

每年春天都是吃野菜的季节，吃野菜并不新奇，但那些饭桌上不常见的野菜，偶尔也能给人惊喜。

曾在一个私房菜馆子里吃到过一道并不算很出名的“名菜”。那是一道看似平淡无奇的素凉菜——荷叶边大瓷盘里铺满白色大葱丝和少许红椒丝，盘中间扣着宝塔状的主菜，下半层是绿色的蔬菜碎末，上半层是黄色的豆腐香干粒，最顶上撒了几瓣粉色花瓣，淋了少许香油。配色很清新，入口更清淡。在重庆人的餐桌上，这种口味的菜实不常见，却意外迷人。

“这算是江苏菜了，叫‘汪曾祺拌菠菜’，我照着汪曾祺的书做的。”留着光头的老板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按书里的做法应该是拌荠菜，但是菜市场、路边摊都没看到有卖的。可惜了，现在正是吃荠菜的季节呢。”

汪曾祺的书我看过，荠菜我却从未吃过，若不是有百度，我恐怕都不知道自己早已和它相识。我的祖辈，父辈多半是吃过荠菜的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野菜可算是救命粮，长辈们对它们可是有革命感情的。但能把野菜料理

得如此精细，甚至于还能登上大雅之堂，这就不是他们能想象的了。

春天是吃野菜的最佳时节。有人统计过，重庆的野菜少说也有三十多种，餐桌上常见的外不外就是荠菜、折耳根、蕨菜、血皮菜、清明菜、野葱、马齿苋、水芹、豆瓣菜。外婆在时，我还吃过她做的清明菜粑粑、凉拌马齿苋、清炒水芹、血皮菜炒猪肝。汪曾祺认为，“凡野菜，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。”可小时候的我不懂欣赏这些大自然的馈赠，只觉得马齿苋略酸，水芹和血皮菜都有种说不出的怪味，清明菜粑粑倒是香甜，可是外婆走后，家中就无人会做了。

有一种野菜倒是经久不衰，在哪都能看到，那就是折耳根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凉拌折耳根是当之无愧的“黑暗料理”第一名，惊悚程度已然超越茭苣、榴莲、臭豆腐，就连重庆本地人也是有吃不完它的。但这并不妨碍折耳根频繁地出现在重庆人的餐桌上，你若不喜欢吃也没关系，爱吃的恨不得整盘都占为己有，哪有工夫“安利”。于是一桌人各取所需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可惜的是，如今吃到野生折耳根的机会越来越少，人工养殖的折耳根根相尚可，滋味总觉得不及。

春天里，唯一能和折耳根媲美的便是香椿了，这种勉强被归为野菜的食物，爱的人爱得死去活来，不爱的人也是唯恐避之不及。

关于香椿芽的吃法，重庆人一般习惯是切碎了摊鸡蛋吃，像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里介绍的炸成“香椿鱼儿”，或是拌豆腐的却不多见。再讲究一点，就炒鸭蛋吧。鸭蛋也不难买，每到香椿芽上市的短短数日里，也是鸭蛋卖得最红火的时候，有人提着篮子沿街叫卖，篮子里既有整整齐齐捆成一扎一扎的香椿芽，也有个头硕大的农家土鸭蛋。

香椿买回家，切碎后和蛋液拌匀，就准备下锅了。起锅不宜太早，出锅时的颜色越深，入口越老，味道就越美。香椿芽吸足了鸭蛋液和油的精髓，那种特有的猛烈的香气顿时从舌尖蔓延至整个口腔，鼻腔，虽不及香椿拌豆腐那般清新可人，也能够“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”呢。

田园
风雅

柳絮是春天的音符

■江初昕

天气渐暖，微风中不时有漫天飘飞洁白的柳絮，远远望去，柳絮随风飘舞着，旋转着，或孤单一朵独自飘零，或几朵结为一团，像刚盛开的棉朵一样落在地上，人们无意间从旁边走过，“棉朵”就像被惊醒了一样慌乱地东躲西藏，稍作片刻它们才会安静下来。是啊，走在纷飞的柳絮中，眼前虽乱，但心中的感悟千变万化，那一团团白色的小精灵在空中漫游，然后轻轻地落到地上聚成一簇一簇的，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就出现在眼前。

柳絮在天空中飘浮不定，似花如雪地飞舞，一种自由感油然而生。它们宛若天鹅的绒毛，有着细软的质感和温暖的馨香，像雪花一样轻盈洁白，它们随风飘舞，散漫而美丽，优雅而从容。它们可能最终会落在一个避风的角落，默默心事。也许会随风远去，不知芳踪。我承接它们的飘落，我目送它

们舞蹈般远去，直至随风远赴天界。

对于柳絮我便不陌生。小时候就经常追着柳絮四处奔跑，漂浮不定的柳絮常常上下翻飞，左右不定。我和同伴追逐着柳絮，柳絮像一个调皮的小孩，忽而上扬，忽而下落，我们把柳絮抓在手里，几朵合并在一起，然后吹着比赛，看谁的柳絮飞得最高。一次，我和同伴比赛着吹柳絮。比赛开始后，我的柳絮一直在我的掌控中徐徐上升，眼看着就要漂浮得更高，我望着，心里得意洋洋的。正在这时，一阵风把上升的柳絮压了下来，倏地降落，我赶紧过去，嘟囔着嘴拼命朝柳絮不停地吹，柳絮又重新飞扬了起来。在旁边观看的同伴都不由鼓掌喝彩。我伴随着飘忽不定的柳絮，生怕又会降落下来。谁知，眼睛紧盯着柳絮，却忽视了脚下，一脚踏空，掉进了一米多高的石坝下，手臂正好挨着了石块，顿时鲜血直流。

同伴见我掉下石坝，赶快跑回家报告大人。那天，父母都外出干活去了，家里只有奶奶。奶奶闻讯，赶紧扯了一把草药给我敷上，这才止住了血。奶奶还帮着我隐瞒，免受父母一顿斥责。

古往今来，柳絮成了文人吟咏对象。“岂是绣绒残吐？卷起半帘香雾。纤手自拈来，空使鹃啼燕妒。且住，且住！莫放春光别去！”《红楼梦》里的史湘云因柳絮残败而离去，眼前春光也即将逝去，徒生出无限的伤感和悲情出来；晏殊诗中有云：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那种美妙的意境不由得让人心生诗意。

在春天的每一朵盛开的花朵上，每一棵树丛边都能寻到柳絮洁白的芳影。假如说，春天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歌谣，那么，柳絮就是春天跳动的音符，歌唱出了春天的热情奔放和绚丽多姿。

闲思
笔录

人生是一双筷子

■王世虎

提起筷子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中国的筷子文化源远流长，在古代，筷子被称为“箸”，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始使用了，至今已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写道：“筷，饭也。”筷的意思，释为“持去也”，指持箸取物。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，代表“七情六欲”；筷子一头圆一头方，暗喻“天圆地方”，老祖宗的东西，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寓意。也因此，中国的筷子在世界餐具大家族里独树一帜，堪称中国的国粹，甚至被西方国家誉为“东方的文明”。

每个中国人的一日三餐，都离不开筷子，一双筷子，贯穿了人的一生，承载着中国人数千年来情感、记忆、喜怒哀乐和舌尖乡愁。而仔细想想，人生，其实就是一双“筷子”。

人生如筷，丰富多彩。筷子因材质不同，可以分为不同种类，比如常见的木筷子、竹筷子，时尚的不锈钢筷子、陶瓷筷子，奢华的纯银筷子、象牙筷子等，不同的使用者，有不同的选择。人生也一样，出生于不同的家庭，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都需要坦然接受。筷子的优劣，不在于材质，而在于是否用得顺手；人也亦然，我们不能选择出生，却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，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人生如筷，本性正直。筷子是否得心应手，正直是根本，再昂贵的筷子，

一旦变形或弯曲，就只剩下一副好看的皮囊，迟早遭人丢弃。人也一样，要以诚信为本，善良为根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若走上弯路邪路，必遭世人唾骂。唐朝名相宋璟为官清廉，一次唐玄宗举行御宴，突然将手中的金盏赐之。宋璟受宠若惊，不知所措。唐玄宗说：“非赐汝金，盖赐卿以箸，表卿之直耳。”以表彰其像筷子一样耿直的高贵品质。

人生如筷，一根易折。一根筷子，轻易就被折断，但一把筷子，却会变得坚挺无比。小时候，有父母这双贴心的“筷子”呵护我们健康成长；长大后，有家人这双暖心的“筷子”帮我们披荆斩棘；落魄时，有朋友这双热心的“筷子”帮我们渡过难关。我们要心怀感恩，当父母老了，做一双乌鸦反哺的“孝心筷”；当家人倦了，做一双嘘寒问暖的“亲情筷”；当朋友累了，做一双推心置腹的“友情筷”。

人生如筷，相辅相成。自古以来，筷子总是成双成对出现，长度一致，粗细均匀，这样两根筷子才能密切配合，顺利把饭菜夹进嘴里。若只有一根筷子，用起来则十分费力。人生的餐桌上，男人是一根筷子，女人是一根筷子，两根“般配”的筷子有缘握在一起，这就是婚姻；两根筷子，心往一处想，力往一处使，同心同德，默契十足，成为一双筷子，将美好的生活夹进嘴里，慢慢咀嚼，细细品味，这就是家庭。

人生如筷，切记三忌。从小，长辈就教育我们使用筷子时：一忌“三长两短”，在用餐前或用餐过程中，将筷子长短不齐放在桌子上；二忌“敲碟敲盘”，在吃饭前用筷子敲击碗盘，既吵闹又不雅观；三忌“筷子插碗”或“筷子指人”，这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，让人厌恶。人生也一样，做事不能三心二意，需要始终如一；做人不能朝三暮四，需要脚踏实地；无论何时，摒弃浮躁与功利，拿得起，更要放得下，永葆善良的初心！

人生如筷，传承家风。中央电视台播过一个“筷子”的公益视频，曾感动了亿万观众：餐桌上，父母用筷子给年幼的孩子夹了第一口菜来“启迪”味觉；团聚上，父亲及时拦住孩子焦急的筷子示意长辈优先来“明礼”，回到家，母亲不停用筷子给子女夹菜来表达“关爱”；春节了，孤单的老父亲被邻居盛情邀请到自家餐桌上一双筷子来“睦邻”……千百年来，勤劳朴实的华夏儿女，不仅用筷子传递着“舌尖的味道”，更传承着“优良的家风”！

一双普普通通的筷子，品尽酸甜苦辣咸，尝遍世间冷暖味。而人生，也是由许许多多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组成的，只有尝过五味，经历过风风雨雨，方知生活的艰辛与幸福的真谛！

人生如筷，筷如人生！



草原上的春天 汤青/摄

那年
那月

行走旧路

■刘成伦

父母尚在人世，心总有挂牵，一人混迹于都市，无力改变老家的穷困，很多时候真的怕在回家的路上遭遇冷峻的俗眼。于是，困顿于相思之苦，我便悄然寻着旧路而去，远远地在山路上遥望老屋，每每见到父母在村边活动，一股歉疚与温热就会流淌心间。

自父亲去世后，我很少再到九道拐了。由于矿区关停，那条蜿蜒的山路就成了人迹罕至之地，我也没有了胆量只身前往，因为成片的树林中有许多坟地。其实，在这条陡斜路上，忘不了的是父亲的慈爱。患气管炎的那些年，每次都是靠在父亲的背上爬蜿蜒屈伸的九道拐去后丰岩就医治病。正是受父亲的无以回报的恩惠，我的气管炎才在上学前根治了，爬坡上坎不再气喘吁吁。九道拐对门的山坡上，有一棵“救命树”。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打了很大一背兜松毛，下坡回家时不慎脚底一滑，顺势迅猛滚下，毫无阻挡之力，是我绝望之时，一棵树把我挡在了悬崖边上，从此我对那棵把我感恩戴德，每每经过，无不虔诚地望望以示

谢意。

行走文星场，每次我都要去看看已经残破坍塌废弃的乡卫生院，那里承载着我唯一一次住院治疗的经历。已经忘了当年究竟得了什么病，只记得有母亲的陪伴，我在那里住了数日，吃到了最美味的粉丝海带，每天母亲都带着灿烂的微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，那种温暖的感觉没齿难忘。有时候我还在天真地想，若是还有机会，我真的再也没有获得如此机会。多年之后，成家立业，母亲多次患病住院，我却从未把怀抱借给母亲，特别是母亲病人膏肓，我很是残忍地送母亲回老家听天由命，靠止痛药维系被癌细胞围剿的肉身，现在想来纵然有千百个理由替自己开脱，但聚合在一起的就只是无地自容。

村边的小溪带给了我好多快乐的梦境，若是20年前溪流没有被矿区挖煤斩断，或许我会向着那汪清水而去，搬搬螃蟹，捉捉小虾，静坐在清风拂面的

竹林，摘几颗野生草莓入口，或是躺在溪边的石板上聆听溪水潺潺，观那山崖上的瀑布飞流直下……然而，曾经有过的美好全都因清水断流不复存在。不得不说，有十年时间，我四处寻访消逝的清水，就是因这故土的溪流情结。以至于当我带着儿子在峨眉山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清澈之水，我竟孩子样的同儿子在水中玩起水仗，任浑身湿透也不管不顾，只想找回童年的快乐。后来，回到爱人在德昌的老家，我欣喜地发现了股股亮美山泉，流连其间，特别是带着儿子到溪沟中逮小虾捕蝌蚪，满脸的笑甜在了心里，满心的苦又念起故乡那不见的哗哗流水。

父母远走天国，牵肠挂肚的根就这样断了，那些儿时的欢乐随着水断草生、村子荒芜，远去就不再归来，行走旧路无形地添增了几许莫名的伤感。是的，雾霾漫天，连数星星的权利都被剥夺，在冬水田顺着洞眼钻泥鳅逮黄鳝的机会不复存在，故乡、故土还在吗？若是还有机会，我真的不愿背负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光彩逃离那被自己嫌弃的乡野山村。



遗失启事

▲何永福遗失残疾证，证件号码：51021519590617331043，声明作废。
▲重庆复煦餐饮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开户许可证，证件号码：J6530051103001，声明作废。

